禮書通故

時亯禮通故　　　　禮書弟一十八

定海黃以周述

晏嬰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鄭元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服虔說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或云諸侯尊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不祭天者皆用孟月王制疏引南師解其說與服略同或云周官仲夏獻禽以亯礿仲冬獻禽以亯烝皆祭以仲月非首時祭以首時者大夫士也以周秦左傳始殺而嘗賈服注竝謂孟秋閉蟄而烝竝主孟月言董子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

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亦皆以孟月禘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祭宗廟以仲月乃魯之末失春秋之例常祀不書桓八年五月烝十四年八月嘗僖公八年七月禘昭公十五年二月禘皆譏其失時不足爲典服氏據之以爲例非也周官四仲之獻禽孔賈二疏皆謂因田獵而獻非正祭駁者以爲經文言祠言烝明據正祭爲說正祭應在仲月此說亦未是周書云我周改正巡狩祭言猶自夏焉諸云祭以首時者以夏正言也書歲十二月烝亏夏時爲孟冬亦首時也周官仲夏苗田獻禽以言礿仲冬狩田獻禽以言烝蓋所謂四時

閟祀之追享是也享亐夏禴曰享禴享亐冬烝曰享烝
享在四仲月故曰四時之閟祀
左傳始殺而嘗閉蟄而烝賈逵服虔說始殺爲孟秋之
月杜預說始殺酉月閉蟄亥月以周案當從賈服說啟
蟄郊龍見雩始殺嘗閉蟄烝皆以孟月言月令云孟秋
之月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卽始殺之義故孟秋律中夷
則夷者傷也謂萬物始傷被刑法義見白虎通義魯語
云烝而後獻功注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十月納禾稼
卽獻功是烝在孟冬洛誥十二月烝亐夏爲十月
詩小雅禴祠烝嘗亐公先王周官爾雅公羊傳竝云春

祠夏禴秋嘗冬烝記祭統王制則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祭義郊特牲又云春禘秋嘗鄭元說戴記春礿夏禘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孔穎達云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備蓋以疑之王制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鄭彼注云禘當爲禴祭義春禘鄭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巳破略之也趙匡云禮記諸篇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夏祭鄭氏不達其意則云此夏殷禮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

公賜之嘗禘何㝷云夏殷禮哉以周案趙伯循肆駁記文大謬祭統王制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記時祭之別名也祭義郊特牲舉春秋以槩冬夏而以禘嘗爲文渾言之也析言名別渾言之春亦可偁禘以大禘行于春故也祭統成王追念云云與上所言時祭禘嘗義不相蒙何㝷據以駁鄭且禘嘗上文竝論祭事有云古者下文亦有云古者云記曰明祭統所偁多襍取夏殷之禮鄭注精密未可輕駁王西莊向書後案已詳言之

熊安生云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卽無也若周則四時祭皆

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孔穎達云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礿禘嘗烝注以為夏殷祭名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而商頌言烝嘗之祭盛陳聲樂者蓋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為秋冬發文直以烝嘗之言為韵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于周法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會嘗無樂非夏禮也以周案郊特牲云歆養陽氣有樂食養陰氣無聲凡聲陽也有樂無

樂以聲言禴以歆為主而歆時有聲樂嘗以食為主而食時聲樂不作此各舉其祭之所重者明有聲無聲之分以見養陰養陽之義非謂禴一有樂嘗一無樂也祭統之大嘗禘卽禘祫之行肆獻祼饋食禮者然禘祫之樂蕩其聲自在饋食之先故禮經兩饋食禮亦皆無聲樂也

鄭元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朱熹云王制諸侯禴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以周案諸侯廢一時祭說始王

制公羊桓八年何注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亦謂諸侯廢一時祭或據文二年何注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以爲諸侯廢一時祭爲不得特禘特祫之故非以歲朝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文承天子之祫爲義謂祫之歲四時廢一祭也如其說王制不得以四時祭遞言公羊何注又何以言大夫士再祭乎

何休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以周案天子四祭諸侯三祭與王制文合大夫士再祭無別證何注又謂祭于室求之幽祭于堂求之明大

夫求諸明士求諸幽是豈大夫士有祭堂祭室之異與此與禮經顯違矣如指儐尸亏堂言儐尸者繹祭非正祭也四薦三薦再薦之說尤不可據五禮通攷以士四薦為僭而取其再祭再薦之說金氏禮說駁之矣

禮家舊說禴祠烝嘗各祭亏其廟楊復云程子言每季四祭三時合食亏祖廟惟春則分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意最為明白張子又別為之說雖一犆一祫可通但言犆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亏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以周案張子之說固不可從程子以祫禘祫嘗祫烝為時祭說亦未是辨詳饋

會門然張程二子所以不用舊說者亦自有故陳用之云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亯一廟靑祭視牲後祭有繹則彌月之閒亦莫既其事矣近毛大可立說力掃宋儒亏此湥以宋儒說為然究其所疑不越陳氏數語竊攷鄭注既夕禮云既夕哭與葬閒一日凡朝廟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靑三日也賈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若然則天子時祭七廟亦日亯一廟矣時亯之禮自有殺亏饋食禮之饋食祫禮也非時亯禮也鄭注以饋食當時亯固失

之後儒必拘饋食以相繩亦未見其身也𥙲祭祼牲爲

通禮而時亯七廟之牲可同日祼之後祭有繹爲饋食

禮時亯有繹經無其文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胙也秋

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

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胙也鄭元云朝踐謂薦

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亏是薦朝事之豆籩旣又酌獻

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

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

齊倫卒食三獻也于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于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以周案朝踐謂薦腥時朝獻謂薦爓時饋獻謂饋食時再獻謂兩酳尸在饋獻後鄭注朝獻爲酳尸之獻其禮不行于朝且不當言于饋獻之前江愼修譏其次序則顛名義則非是也司尊彝職所云爲時言正禮春祠夏禴有祼朝踐再獻而無朝獻饋獻秋嘗冬烝有祼朝獻饋獻而無朝踐再獻皆七獻也記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神謂廟祭鄭注七獻祭

先公其意時亯先王立九獻也然記止云七獻無九獻文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祫祭斯九獻亘祭統云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據此礿禘陽義以飲為主嘗烝陰義以食為主司尊彝祠禴有酳尸而無饋食嘗烝有饋食而不酳尸其義固各有主矣鄭注乃以朝踐朝獻再獻饋獻參互求之謂時亯皆有祼朝踐饋食酳尸之九獻此以今存之特牲少牢推之其實禮經之特牲少牢為饋食禮非時亯也自注家以饋食混時亯亏是司尊彝文必須

互相補斡而祭統郊特牲礿禘嘗烝之義由是晦

張橫渠陳用之日歷七廟力不能給之疑亦由是起矣

右時祭名義

舊說祠禴嘗烝上及太祖二世室下及四親廟不及祧

主成伯璵云毀廟無時祭以周案五經異義引古左氏

說時享及二祧是祧亦四時祭也詩曰禴祠烝嘗于公

先王公謂先公或謂周初祇五廟公爲后稷不知后稷

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尊侔先王故國語云昔我先王

后稷鄭注司服及天作箋竝云先公不窋至諸盩不數

后稷天保箋兼后稷至諸盩言之欲見諸祧與后稷同

日祭也

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衆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鄭元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以周案祭有禘郊祖宗報追享者報祭也魯語曰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朝享亦謂之月祭非告朔後之朝廟朝廟用特牲鄭論語注謂諸侯用羊天子用牛其禮略是也朝享有祼朝踐再獻之禮何得牽合後

鄭說非如指禘祫又不尋專擧朝踐再獻同于祠禴烝

氏通攷申先鄭說亦未是

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高時亯及二祧歲禱于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終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孔穎達云祭法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亯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亯自皇考至考故祭法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祭法王禖二祧朱熹云日

祭于禰卽左傳特祀于禰主復寢猶日上食也陳祥道云月薦于廟謂薦新之祭以周案周語楚語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文此所僻古春秋左氏說劉歆語也見漢韋元成傳據祭法正義鄭于異義有駁今駁文無可攷但周語楚語本文止日日祭月祀並無祖考曾高之分與祭法本不甚乖日祭者王日一舉舉則先薦寢廟玉藻云天子日中而餕奏而食餕謂祭之餘非朝之餘也舉有大小二法大舉備三牲所謂朔月大牢是也小舉用羊豕所謂日少牢是也凡舉必先薦寢廟王日舉少牢故有日祭朔月又大舉太牢故有月薦諸侯

朔月舉少牢故亦有月祭而日不舉則無日祭矣故國語云諸侯舍日大夫無朔月之舉則幷無月祭矣故國語云大夫舍月諸儒解國語文皆失之　又案玉藻天子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特牲三俎祭肺夕祭牢肉朔月少牢注云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其意天子亦祭諸侯亦餕餕謂食朝之餘此說非也天子有日祭故日少牢又有月祀故朔大牢餕謂食祭之餘祭義云餕者祭之末是也日中而餕直奏而食不言祭曲禮云餕餘不祭是也諸侯朔月少牢亦以祭所謂月祀是也其禮舍日無日祭曰特牲三俎祭

肺明非餕也非餕宜祭始爲歆會之人故祭肺祭牢肉

此記乃別白之辭非互挾之義也 右祀典

高堂隆說天子諸侯月有祭祀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鴈可也禮器羔豚而祭薦新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孔穎達云無地大夫士薦羔豚陸佃云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太牢而祭謂大祭祀金鶚云天子告朔以特牛朔薦以特羔諸侯告朔以特羊朔薦以特豚太牢爲天子諸侯祭禮羔豚之祭亦屬天子諸侯可知

故曰百官若大夫祭用羔豚是儉不中禮晏子所以為
隘也此經羔豚而祭乃合亏禮者以周案陸說為安
鄭元云少牢禮不寿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以周
案鄭意人君亦寿期三日筮尸而曲禮疏古者致齊各
亏其家㪔齊猶出亏路故有君臣亏路見尸之禮如孔
說天子諸侯卜尸當在㪔齊之日與此注違由誤解致
齊亏內之義也內謂身志非謂在家說詳卷二
鄭元云夏立尸而卒祭有事則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
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以周案
玩卒祭旅酬諸字是以有事立文鄭蓋以立而卒祭恐

怠慢故以無事時立為訓其實夏立尸而卒祭其禮必簡也記意夏尸亏有事時立殷尸亏有事坐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并有行時也而延尸亏堂時尸無事立祭禮既畢皇尸載起又立此禮之洽乎夏者也既妥尸後尸有事恆坐此禮之洽乎殷者也故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謂兼合夏殷禮也鄭注似非郊特牲曰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此據妥尸寿後言是殷道也故曰古者鄭注以為夏禮亦非少牢禮注云尸恆坐無事則起此又據尸謖時言謖起也故云起不云立賈疏本作有事而起涉下句而誤說詳卷二

何休云羣公不毛謂不純色孔穎達云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祭義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菱曙云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向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爲逐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以周案周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鄭注毛之取純毛陽事祭天于南郊及宗廟尨謂襍色不純也魯祭羣公亏宗廟非外事比亏禮當毛公羊云羣公不毛此春秋今文家異亏古周禮說者無容强求其合

賈公彥云饋獻後尸將入室乃迎齍盛江永云小祝逆

齍盛在迎尸之上小宗伯逆齍省鑊告時告備肆師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據此逆齍當在饎祭之晨以周彙當從江說

杜子春云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租館租讀為葅今本作葅讀為組誤匰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葅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為葅館或為租飽或曰布者以為席也租飽茅裹肉也讀租飽為葅苞鄭元云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也葅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葅謂若今筐也主先匰葅後館互言之明共主以匰共葅以筐士虞禮苴刌茅長

五寸實于筐又曰祝盥外取苴降洗之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以周案此皆祭時所設者也或說平時主在石室有匰盛之非也道布以鄭說爲長郝仲輿說布冪主巾主在道以布掩覆防褻也此卽莊子所謂盛以篋衍巾以文繡然主在道宜用后祏故傳有載祏徙祏反祏之文且經云祭祀則共亦不關在道之事在道之巾冪人共之非司巫共也或說布卽酺亦謂之步引淮南子宗布以證更謬蕰館之說亦宜從鄭舊說苴有主道鄭駁異義云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仍用舊說其注士虞禮則直破之其實以苴爲主固失之謂大夫士

無主亦非也說詳器祭門及宗廟門或說蒩館葢稰藉也淮南子曰巫用稰藉叜謬

杜子春云鄉師其茅蒩蒩當為葅以茅為葅若葵葅也鄭興云蒩讀為藉謂祭前藉也鄭元云蒩上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以周案後鄭為長鄉師之茅蒩卽士虞禮之苴茅司巫之蒩館卽士虞禮之苴筐蒩鄉師共之蒩之館司巫共之故鄭注司巫云其主以匰其蒩以筐蒩筐正字苴租館皆假借字

鄭元云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穎達云夫人在房又云東酌罍尊是西房也以

周案記文以夫人在房爲月生于西故注疏以爲在西房荀子云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大戴遷廟禮胙醢陳于房中盧注亦云房西房也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與諸文異東字似誤孔氏彼疏以爲君與夫人會太廟時並立東房俟尸既入後轉就西房此說俟攷

周官幂人以畫布巾幂六彝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而禮運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幂孔穎達云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蓋記

者襍陳夏殷諸侯之禮

鄭衆云胙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鄭元云胙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醑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于是席王于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以周案后于諸臣致爵乃設席約特牲少牢夫婦致爵時有席爲文而王則于尸酢王卽設席又與彼異終無明文可證俟攷

孔穎達云禮運退而合亨至饋食乃退取鄉爓肉更合亨之令孰以周案然後退安逗此所謂爓祭而退也退終上事凡祭每一節禮終必退祭義云鸞刀以刲取膟

嘗乃退爓祭祭腥而退其畢言退者明每事終必退也

記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鄭元云

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亏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嚌

之興加亏俎以周案取祭謂取其所祭之物也非謂祭

時不坐注引鄉射禮已明特牲禮取肝擩亏鹽坐振祭

嚌之宗人受加亏俎燔亦如之敖氏以坐為衍文其意

以為取與祭并不坐非也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云坐

振祭矣經必言坐振祭者正明其取之興也

書偽傳云茲予大享亏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

子錄功臣配食亏廟大享烝嘗也孔穎達云周禮司勳

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秋冬之祭尙及功臣則禘祫可知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及其臣固當止矣案此近代與三代之禮皆同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賈公彥云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故祭功臣彼書注以大享為烝嘗者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周時直于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以周案功臣配食于大烝司勳有明文盤庚以遷國大事徧告先王及功臣非常祀也據賈疏文鄭注書大享兼烝嘗言僞孔傳本諸鄭其實嘗之配食功臣無見文且鄭亦

祗謂在時祭烝嘗不在禘祫禘有功臣春秋今文家雖有是說鄭注古文不用其義詩序長發大禘也鄭以為祭天南郊不以為言先王詩中及阿衡毛傳鄭箋但言序成湯之功而及伊尹并不以為配言功臣禘配功臣本非鄭義孔疏又兼祫言之尤失依據祫祭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所祭既多何容更及功臣玩何氏公羊傳注祫兼功臣明甚梁何佟之唐韋挺等議以大烝為祫祭尋配功臣禘不尋與更屬臆說嘗聞諸先君子云周制功臣配言賓始于周公營洛之時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是功

臣配亯之始也洛邑肇稱殷禮適在冬月故書曰戊辰
王在新邑烝此烝卽殷禮故禮曰大烝大殷義同合禮
與書可知烝祭配亯之由也

何休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以周案古周禮
說功臣祭于時祭大烝不在禘禘有功臣春秋今文家
之說也詩序長發大禘也而詩中及阿衡此今文家之
證也王西莊駁之云禘專序昭穆豈容異姓之臣參列
其閒後世因禘祫合祭羣廟之主而并及功臣殊爲黷
亂乃時祭反廢功臣是兩失之

鄭[元]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

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今漢祭功臣亏廟庭鄭鍔云司勳知立功之人當銘則詔之使銘當祭則詔之使祭以周案剛中之說亦通漢祭功臣亏廟庭魏高堂隆非之云功臣配亯亏先王像生時侍讌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亏庭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亏庭此貶損非寵異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亏明堂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審也惠半農以大烝為時祫又嫌祫羣廟而及功臣為黷亂引禘問志春祭蒼帝大皞食句芒祭之亏庭以為在庭之位非始亏漢不如高堂隆說為有據秦味經云不登亏明堂據注

疏是謂生而入廟受賞高堂隆乃據死後而言今案狼

瞫冉則曰吾未𮒠死所後則曰死而不義非勇也是引

周志之言明指死後審矣高堂隆在杜預冉釋經必有

依據

五經異義云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

名曰膰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孰居俎上曰膰

賈公彥云對文脤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

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供蜃器之蜃注云飾

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

之國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

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脤膰也辟士龍云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謂之脤宗廟主熟謂之膰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脤膰以賜之諸侯之國疏也故歸脤而已以周案辟氏合三傳為一訓後人多用其說大行人不言膰文不具耳孔子異姓臣亦云膰肉不至

鄭[元]云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應鏞云祝嘏辭說藏于公而不藏于私若金縢納于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已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

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為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為隨之矯舉則為漢之秘祝矣以周案應氏此說可補注義

記月令嘗新先薦寢廟禮家舊說薦在廟後之寢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而薦以新物金鶚說薦必于廟安得薦于無主之寢寢廟卽廟亦曰宮廟以周案古者禮不備不敢以祭薦禮殺不得行之于廟器禮有下室之奠吉禮有後寢之薦皆先人神靈所依之處

朱熹云薦其時食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以周案如嘗麥嘗黍稷嘗麻嘗魚鮪之先薦寢廟是也

鄭元云仲夏以雛嘗黍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
主穀也孔穎達云如鄭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
孟秋農乃登穀注云黍稷乎是始執明仲夏未執也蔡
氏以爲此時黍始執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以周宷以
雛嘗黍文法與以彘嘗麥以犬嘗麻嘗稻一例明是嘗
黍非嘗雛也蔡說爲長

韋昭云月令薦魚惟在季冬里革云土蟄發取魚誤以
周宷土蟄發孟春也詩潛序云季冬薦魚春獻鮪也與
里革合周官歔人亦云春獻王鮪又鼈人云秋獻龜魚
是魚三時皆取惟夏否魯語宣公夏濫乎泗淵以其非

時

鄭元云曲禮問大夫之富曰祭器衣服不假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尊自造祭器衣服陳祥道云周禮鄉師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曲禮言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蓋無田祿者可共而不可設有田祿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方慤云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此其辨也以周案周禮四命受器注云此公之孤始尊有祭器也故此祭器不假爲四命大夫若三

命以下有田祿者雖有祭器不能具也不能具亦假之矣禮運疏云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并須假借是也陳說本疏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寓祭器士蓋指大夫之子言故鄭注上文凡家造祭器爲先云大夫偁家胡銓因下兼言士遂訓家造之家氾謂人家誤周謂駁禮運文更謬

孔穎達云聲樂皆具非禮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以周案記斥皆具非無樂也記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古者天

子諸侯祭祀奏樂皆在饋食甫也

孔穎達云子路為季氏宰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堂事謂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于堂方愨云室事若血毛詔于室之類堂事謂爨定詔于堂之類以周案大夫之祭自饋食始無朝踐禮方說未是注疏以堂事為儐尸是已然自陳鼎東序至上饗親嘏其有事于堂者亦多矣

今禮戴說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春秋穀梁家說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以周案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戴記所言是祭薦之通義也然有田者旣祭又薦

言　　　　　　　　　　　　　　　　　　　　　　　　　　　　丰一

新其所別者有牲無牲互穀梁所言據有田者別言之也鄭注王制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亦據有田者爲文若無田之薦薦猶祭也自用首時矣薦本無牲天子薦有羔豚犬

鄭元云庶人薦于寢寢適寢也孔穎達云謂庶人在官府史之屬金鶚云庶人凡民之通稱不必爲府史者也府史亦不當有適寢鄭殆以燕寢乃寢息之所祭先于此則褻也不知寢息在室其堂乃行禮之地何不可祭乎以周案古者祭薦皆在室金說可薦于燕寢之堂未諳古禮

盧辯陳祥道等說庶人薦寢無尸以周案古人祭必立尸其不立尸者曰奠曰厭孔子言祭殤必厭祭成器而無尸是殤之也若薦雖天子不立尸不獨庶人通典引譙周禮志云天子月朔薦及臘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畢

詩商頌鬷假無言中庸引作奏毛詩傳云鬷總也以周案鬷艮俗字古通奏中庸用其正字也一說詩作鬷謂總會中庸作奏謂湊集亦偏一義何楷讀鬷如字說文云釜屬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凡祭則雍人必先陳鼎鼎至之時靡有諠譁以主祭者之精專亏假廟也秦氏

通攷取其說可謂好奇輔廣謂商人尙聲始作樂歌那旣祭歌烈祖亦屬臆說秦氏亦信之何楷解豐年穰穰數句引少牢宜稼于田以爲天子之嘏辭說尙近正鄭元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謂餕而不祭唯此類也曾尊者之餘則祭盛之熊安生云父㝵有子餘者謂年老致家事于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㝵餕其子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㝵食之朱熹云此承上餕餘不祭說葢謂餕餘之物固不可以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以周案鄭注以祭爲祭食朱子則以爲祭鬼兩說竝通顧亭林以餕餘不祭爲

祭食不祭子妻爲祭鬼分爲二事非也餕尊者之餘固有祭食者矣大夫下祭二適士下祭子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經有明文

記曾子問聞君薨夫人之喪廢祭公羊傳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何休云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以周案何氏主訓祭主攝行主事而往是不廢祭也不廢祭者古禮明今時有不然者矣此據公羊以通曾子問之義也一說曾子問鄭注有夙興陳餕牲器時之文是廢祭者指夙興之時言也若接祭之後

有不能廢而有不能不往兮是有攝主之禮此又據曾

子問以通公羊之義也魏清河王懌據公羊傳攝主之

文以爲大夫有廟主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

祭然則攝主而往卽廢祭也

鄭[元]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

設洗盥如祭陳祥道云釋幣猶釋菜牲牢酒脯不預焉

以周案據聘禮記賜饔筮一尸注大夫有父在則亦告

祖但不及羣廟下諸侯也釋幣者奠其幣以告無牲體

故曾子問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爲制字之誤也皇

熊等說天子當用牲不足據

受業上海鈕永建仝校

子家驥

改正朔禮通故　　　　禮書弟一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馬融云怠棄三正謂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元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以周案馬注本伏生大傳夏傳其說自正

鄭元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以周案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則以舜禹皆未改正與鄭注異然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白虎通義云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竝與鄭同宋書禮志載高堂隆議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幷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正改朔（蓋緯書也）以為舜改堯正之證且云以考檢後軒轅高辛夏后氏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凡正必以子丑寅之月謂之三微之月亦謂之三統過此萬物不齊莫適其統說詳尚書大傳

王肅云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

正以周案堯之授時舜之巡方皆據寅正爲文王肅此言不爲無據然時月之協著亏堯典三正之棄懲亏啟誓則夏以前非一以寅月爲歲首亦可知矣白虎通義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伏生大傳曰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皆據夏以前之迭改言之而授時巡方諸大典猶據寅正爲文者周書周月篇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王改正正至亏授時巡狩猶自夏爲之意非謂夏以前皆建寅如王肅說朱氏集訓誤解同王

鄭元云正月之吉周正正月朔日歲終周季冬正歲夏正

月朔日戴震云後人或據凌人歲十有二月斬冰為夏
十二月正月之吉亦夏之正月余以為周禮重別歲季
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
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為夏時
也此周禮之義例也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
前未嘗一錯舉于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歲終為
建丑正歲為建寅也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
曰始和繼之以正歲于是而後尋徧奉以行也六官之
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
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

宣布乃齊同奉行也夏炘云周禮凡時皆從夏正月皆從周正以周案周官之舉歲時皆從夏正不獨正歲爲然然其偁歲終多與月終對文或與正月之吉對文似據周正言故注云周季冬戴氏以歲終爲丑月是已夫周官一書有舉周正爲文者以明其制之別于前代也有舉夏時爲文者以明其典禮之仍乎古初也此注亦不獨周官爲然夏史述唐虞事曰正月上日曰月正元日鄭注以爲堯舜改正之證此箸其禮之別乎古者也而堯命羲和必正日中永短于四仲舜巡方嶽又特箸歲二月皆據寅正之歲時言此箸其禮之通乎古者也

鄭注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也案此與周書授時巡狩猶夏時焉意同蓋上古相傳之禮如此未便以當代之時月改也周官曰正月之吉曰月吉曰月終注家咸以為周正無異辭而正歲之為夏正先後鄭並言之近戴東原又申之其所舉四時春有二十孟春五中春八季春一夏有十六中夏二秋有十七中秋四季秋二冬有十五孟冬仲冬季冬各二春秋九冬夏一凡稱時百有二亦從夏正鄭注亦明之近宋仲均夏弢甫又申之是則正可迭改而寅正之歲時記載家仍用舊文不改從當代之正所以明諸典之時月乃百王之所同不關一代制作也讀者不察此意反疑唐虞皆建寅而詆周官為鑿

襍之書矣

鄭元云正歲謂夏之正月、昇四時之正以出敎令者審也王引之云爾雅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偁朔月也鄭釋名義不明以周案夌人掌氷政歲十有二月令斬氷杜子春破政爲正亦有未安凡周官言正歲皆謂夏之正月其餘曰歲某月未有冠以正字者書曰歲二月東巡狩鄭注以爲建卯之月此十有二月令斬氷自指丑月皆据人統爲文也然亦有据天統言者如禮記歲十二月蜡鄭注以爲建亥之月孟子歲十一月

徒杠成趙注以為夏九月凡此皆宜隨文立義未可執

一葢諸經文例自有不同爾

鄭元云太史正歲年以序事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錢大昕云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為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公彥疏乃曰中氣帀則為歲朔氣帀則為年誤也歲有十二中析之為二十四氣中氣帀與節氣帀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

小不齊之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實以節氣為朔氣遂指為朔數此其誤之由也戴震云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秊歲也者夏時以建寅為孟春秊也者周以建子為正月也中數朔數馮相氏職之康成據以別歲秊之名未有明證以周案大史正歲秊以序事為秊歲之歲馮相氏辨十有二歲以敘事為歲星之歲皆與正歲異故注不以夏正釋之下言須朔閏事故注以中數朔數言之中數曰歲白虎通義所謂歲紀氣物是也朔數曰秊白虎通義所謂秊據月朔是也錢申鄭是戴說無當寅正㝵歲之正故偁歲非秊歲之歲可解以孟

春也秊爲建子正月之名叜屬杜撰白虎通義云二帝言載三王言秊安見秊之定爲子正乎

爾雅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秊唐虞曰載白虎通義云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爲歲秊者仍也秊以紀事春秋曰元秊正月十二月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秊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王言秊以周案舜典云五載一巡狩又云歲二月禹貢作十有三載釋文引馬鄭本載作秊漢律厤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秊禮記論語引高宗諒闇三秊詩書周官稱歲者尤多爾雅所言本非通例白虎師說鄭注太史正歲

秊以序事用之
論語後案云胡康矦謂周改月不改時蔡仲默又謂時月俱不改後儒申蔡說者并以春秋書正月爲建寅之月尤失之也先儒駁胡蔡者曰月必首正時必首春如謂殷之正稱冬十二月周之正稱冬十一月是二代俱無正何以稱改正且一秊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旣不改時月而謂夫子作春秋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訓且如胡說則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夫子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與胡氏所謂夫子有行夏時

之意實相矛盾然則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春正月無疑也以詩證之如七月述公劉而主夏正其云一之日二之日又以十月爲改歲已爲用子正之始禮言仲冬伦酒而詩言春酒是正改而時亦改之證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毛傳蟋蟀九月在堂則周以子月爲歲首而九月以後爲歲莫也采薇歲亦陽止歲亦莫止箋謂十月爲陽月則周以十月爲歲莫也是周詩以子月爲春正矣以周官言之太史職曰正歲年以序事歲指夏言年指周言大司徒職鄉大夫職州長職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

一鎔舉亏後以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是周官凡言正月皆子月也以禮記證之襍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亏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亏祖以二至在正月七月用周正也以孟子證之七八月之閒旱而苗槁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言苗槁言雨集是為夏之五六月又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以國語夏小正諸書徵之為夏之九十月又引曾子曰秋陽以暴之所謂秋者指夏正五六七月而言是孟子言周正也春秋左傳之文如梓愼曰火出亏夏為三月亏商為四月亏周

為五月此周改月之證固爲明著矣而隱公九季三月震電乃正月電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乃八月雪也桓公十四季春正月無氷成公元季春二月無氷乃十一月十二月無氷也成公十季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之四月也僖公五季十二月晉滅虢先是卜偃據夏正言克虢在九月十月之交此以周正書也僖公五季正月日南至正月爲冬至則夏之十一月也經有但書時者僖公十季冬大雨雪以酉戌月爲冬故異而誌之襄公二十八季春無氷以子丑月爲春故異而誌之桓公四季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注謂冬獵曰狩周

之春夏之冬也哀公十四季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季夏大蒐于比蒲次季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此行夏時春田之禮于周之夏也此皆經傳之確有可據者三陽之月皆可為正皆可為春周以天氣一陽初復之月為春正殷以地氣初萌芽之月為春正夏以人㝵陽煦之氣農功初起之月為春正三正迭用而夫子則以夏時為㝵宜也以周案周人改正建子而紀載與令猶時用夏正何若一用夏時俾民不惑此夫子之志也萬斯大云周秦以冓至不系冬夏分不系春秋春秋傳五季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季春王二月己丑

日南至此指周正而不系以時也獨大司樂有冬日至
夏日至之稱何其戾亏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亏
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
日夜至此而均日行至此而中故傳曰馬日中而出日
中而入周正也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夏
正也兼論周正夏正皆兼系以時者葢周改月改時其
分至啟閉先後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兼此四
節以周案春秋傳稱冬至曰日南至稱春分後曰日過
分曰日過分而未至皆不系以時蔣氏因此遂謂節氣
有先後并詆周官為偽書非也周書周月篇云夏數得

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以服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烝嘗猶自夏焉是則周雖改月改時而時令節氣仍用夏正未嘗易其先後北史李業興傳曰三正不同言節氣者皆據夏時是也又萬氏信候名不信氣名謂古無二十四氣嘗攷史[厤]志載漢武詔有云黃帝起五部建氣物分數兒寬與博士伦正朔議亦引用斯語孟康注以氣為二十四氣參之左傳少皞紀官有分至啟閉之名分謂二分至謂二至則啟謂春夏二立閉謂秋冬二立也上古之世有四時卽有四立于四立中又定其中氣斯有二分二至後聖加詳每月各分節氣于是

有二十四氣之名顧二十四氣雖未必起自黃帝而必起于七十二候之旉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氣不先分二十四候亦何限于七十二邪信候不信氣不揣其本之論也候之名歷代不同氣之名亦易世有改必執後世之名一一求徵于古泥矣如因其名之不盡見于古遂謂古無二十四氣亦拙矣

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鄭元云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于是歲終使受此法以周案月令見于周書而呂氏春秋淮南子俱取其文蔡邕以為周公作鄭君謂戢取呂覽之首章攷漢書魯恭王上

疏云月令周世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魯恭以月令爲周書必有所本鄭君目錄未足據也諸侯百縣互文極言天下之辭也天下之大所頒朔月非先期三月勢不能達周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不言時月先鄭以爲十二月朔布告天下本不足據後鄭乃據大史先鄭注以疑月令秦書秦歲首亥故頒朔在季秋孫淵如朱于庭曾辨其誤矣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太廟月旦朝廟存神何休云禮每月朔朝廟使

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以周案周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皆以爲天子頒布非諸侯往受也何注月朔朝廟使有司先告朔義與鄭同

異義云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棄時政則不知所行許慎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鄭駁之云堯典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于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秊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秊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亯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以周案鄭辨告朔朝廟之異甚明但周禮之朝亯與朝廟亦自不同

孔穎達云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于禰廟與禮乖非也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于

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聽朔又謂之視朔告朔又謂之告月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又謂之朝廟又謂之朝正又謂之月祭以周案告朔聽朔分二事孔疏是朝正為一季之禮告月為一月之禮朝享為四時閒祀朝廟為月朔特祭

譙周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生平朔日孔穎達云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諸侯自皇考

以下皆月祭之或說祭法月祭卽薦新以周案以朝享
爲月祭孔賈二疏竝同但朝享禮大朝廟禮略不嫥牽
合爲一月祭當從譙說

鄭元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南門國門天子廟及路
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
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
及神配以文王武王以周案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大
戴朝事儀謂之朝日于東郊則聽朔于南門之外謂聽
朔于南郊之明堂明矣但天子每月聽朔于明堂王居
明堂之禮也平時亦聽于太廟說文閏字注云告朔之

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此其證也聽于明堂告帝及神配以文王聽于廟直告太廟而已鄭云明堂聽朔卒事反宿路寢明非終歲野處似巳云亦如之又沿周官太史終月之文而誤

鄭元云月令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申鄭之徒云明堂四隅室其形如个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以周寀以左右个為四隅室其說始于賈思伯然隅室不正豈足以祀帝聽朔乎是亦不思之甚矣攷工記周人明堂五室凡室二筵謂五室皆二筵也故曰凡東西九筵除兩隅室四筵

其中明堂尙有五筵太廟當中室二筵其兩偏各有筵半是謂左右个鄭義如此先鄭周官太史注亦言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不言居隅室以左右个爲隅室賈思伯之駁說也

鄭元云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以周案先鄭以閏月居門爲月令明堂之門後鄭以爲路寢門者玉藻注所謂告朔于明堂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是也據許氏說文閏字注天子告朔居太廟閏月居太廟

之門三說不同竊謂月令分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十二位爲王居明堂之禮王居明堂皆終月而後易位故閏居門中亦終月也若平居自有常處安有終月居門之禮當以先鄭爲長或疑明堂無門然明堂雖四達其外周以垣有四門此可以方嶽明堂決之也覲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

汪中云聖人南面聽天下如月令文天子之居四時易位在三冬則北面而朝其臣且明堂在郊則是王者終歲野處以周案月令所言爲王居明堂之禮其平時居路寢聽朔于太廟說詳明堂門

鄭元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牲生曰餼人君每月告朔于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以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以周案牲生曰餼生對殺言非不殺也人君每月告朔于廟句絕有祭謂之朝享別一句明告朔之後乃有朝廟之祭也必兼言之者告朔無羊餼羊之供在朝廟時自後人誤以為特羊告朔反議鄭注兼朝廟言為非失其義矣但周官之朝享非告朔之朝廟朝廟用特牲此注云禮略是也何復牽合朝享斯則鄭注之失也劉氏論語正義因之力

闢鄭注語皆無當合論語注玉藻注及異義駁讀之其
禮節先告朔後朝廟既朝廟乃聽朔與公羊何注月朔
朝廟使有司先告朔義同但何氏以告朔使有司鄭不
云爾葢亦謂人君親告而殷其禮也告朔在朝廟之先
聽朔在朝廟之後聽朔卽視朔徧檢鄭注並無告朔卽
視朔之文未知劉氏何所據而議之餼羊爲朝廟之祭
朝廟爲告朔之一節事故經曰告朔之餼羊鄭注剖析
甚明未嘗謂羊供于告朔時亦不必以告朔行禮于天
子無爲用祭疑之其云視朔之禮以後遂廢者以子貢
欲去其羊決之也劉氏謂文公四不視朔曠也非廢也

如始不視朔春秋安得不書如其說終春秋之世不書始不視朔豈告朔之禮猶行于定哀之世乎劉氏疏鄭而闢鄭闢而又不當其失斯亦過矣

劉台拱云周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于諸侯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于諸侯穀梁文十六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非以禮先君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餼告朔使微者行之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

已幽王以後不告朔亏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
定哀之閒猶秩之以周案告者上下通辭不專屬上告
下天子以朔告諸侯諸侯至月朔自告其廟皆謂之告
朔劉說太泥謂周自幽王始不告朔則不告月不應書
亏文公之世劉楚楨知其說之不可通謂告朔之禮至
定哀之世始廢文公四不視朔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
不視也然則定哀之世始不告月春秋又何以不書邪
且以餼羊為餼天子告朔之使天子既不遣使來魯魯
之餼羊又亏何餼之邪
孔安國云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邢昺云范氏云旣告老猶月朝于君也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金鶚云二說皆非也矦國君臣皮弁視朔不以皮弁朝經但言吉月何知為致仕之吉月乎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卽服皮弁服以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為證君子于此必朝服而朝不敢皮弁也此為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之以周案金說甚當王伯申改吉月為告月不可信古人月朔偁吉家大人論語後案云吉月

注以為月朔者周官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鄉大夫頒灋于鄉吏黨正屬民讀灋皆言正月之吉黨正一歲四讀灋言孟月吉日族師一歲十二讀灋言月吉鄭注皆以朔日解之詩二月初吉毛傳以為朔日周語自今至于初吉韋注亦以為二月朔日吉月月吉文有顛倒義另通也

受業陽湖吳朓子
家辰仝校